

青春

的敌人

阿忆博士 著

ENEMIES TO YOUTH

彷徨、倦怠，
在孤寂中无法挽留的青春时光，
恐惧、软弱、自卑、甘于平凡，回避责任，

追逐完美，应付清贫，挑战传统，
挑战青春并与家庭对立
在爱和梦灭时分全部的危机中……



民族出版社

青春的敌人

阿忆博士 著

责任编辑:杨 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的敌人/阿忆博士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ISBN 7-105-03381-9

I. 青… II. 阿… III. 青年修养 IV D43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2310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飞龙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2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875 字数:220 千字

印数:0001—6000 册 定价:16.00 元

目 录

1	导言：向十六岁告别
15	第一部分 烟雨蒙蒙的梦幻 (18岁—20岁)
18	青春的恐慌
22	茁壮成长
25	健康的现实感
29	真正的敌人
31	功过难分
32	爱是一种权利
38	掌声效应
41	不必完美
44	适可而止
48	自卑意识
54	末日的先兆
57	世代读书人
61	打破思维定式
64	关于信仰
68	绝不背离这个世界
77	第二部分 尝试性的岁月 (20岁—23岁)

78	不回头的溪流
89	尽量怀疑
95	走向成功
103	热恋·慰藉·归宿
114	朋友是另一个自己
119	代沟
127	理想生活
132	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136	仗义行侠
139	金钱无罪
147	第三部分 面对贫穷
	(23岁—25岁)
151	突破贫穷:不懈地追求物质幸福
152	从小生意做起
154	矢志于一个领域
155	不必经商
157	关键位置
159	挣洋人的钱
161	先做助手
163	热忱七大原则
167	安度贫困:在一贫如洗的岁月里健康走过

228	狭小的空间
231	第五部分 新世界从未到来
	(27岁—28岁)
232	丧失的容颜
233	与死神交谈
239	左右逢源
244	宽容迷信与传统
249	青春的不惑之年
255	先锋模式
268	家事面面观
286	教育的革命
291	逝水流年
295	缀语 三十岁,秋天的早晨

导 言

向十六岁告别

你在睡梦中没有察觉到这一天的第一分钟已飘然而至。你也许并非情愿地看到这一天的朝阳冉冉东升。这一天终于来了，它是一种自然的承诺。你还是没有察觉到什么，没有特别的准备，甚至好多年以后，你才偶然触翻到《刑法》第十四条的规则：从这一天开始，你不得不对自己的所有行为承担完全的法律 responsibility。这一天，比十八岁显得还要重要，你是在这一天才在自己的行为里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

你过了十六岁的生日晚会，已经抬起腿穿越交界地，开始跨进纯粹的青春地带。

这是一个内心纷繁的极不平静的年岁。流行风和时尚的爱，感召着你怀揣着童年的想像和梦幻，而所有所有的困惑又刺伤着你从未受过伤害的心灵。这时，因为整个教育水准和学齡限制的不平衡，南方诸省十六岁的少年已来到人生道路上第一个重要的抉择关口：做工，还是上大学；而北方的孩子多数正处在高中二年级这个相对平稳的时期。由于从未意识到将要开始自己应付生活了，或者刚刚意识到，你因此只是觉得许多事情肯定会来临，但是还都不能谈得上迫切。

有一年夏末，我应邀参加一个当时十分轰动的大型电视片的讨论会之后，约了在座发言的几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去一家素食斋共聚晚宴。范翘起座椅的前腿肯定地告诉我：

“我没有感到太多的变化，现在我似乎还在过着十五岁的生活。我想十八岁可能会有所不同。”黄和孟认为，除了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学习任务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别的生活内容；可是在隐约的感觉里，又面临着无穷无尽的问题的困扰，好像在与一大堆无形的敌人打仗。黄补充一句话：“我们真觉得累了，真想让时间停下来陪我们好好睡一觉，而且真想一睡不醒！”姜，十七岁，正面临毕业问题，他觉得除了硬着头皮迎接高考之外，别无选择，也无话可说；他倒是对我慷慨请客的做法充满好奇，“是不是常常这样做”、“去过哪些有名的酒家”和“哪儿来得这么多钱”始终是他发问的主题。何是个沉默的男孩子，在日后整个冬天的交往中，他多次承认不能把心思集中在中专护校的学业上，他在为一个出色的女孩子害单相思病。在他的学校里，下午最后一堂课铃声响过，男孩子便会等在教室门外，准备迎接自己的女朋友，一同去他们恋爱的老地方。韩是一个活泼的女孩子，第二天便勇敢地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热烈地希望超越友谊。宋显得桀骜不驯，天天和父亲争吵，父子关系问题是他最为关心的热点，他恨透了老年人。

他们兴奋极了，滔滔不绝地在证明自己，不断打断别人的话题，甚至开始不耐烦地对待餐厅服务员。十六岁，这个本该轻松欢愉的年龄，对他们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少可以尽兴的机会。他们渴望表达，渴望有人倾听，渴望知道真相，黄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年龄小的人和年长的人有什么区别？”

“年小的人不停地说话，坚信南来北往的事情他都知道；年长人的始终在听和笑，熟知来龙，但不敢肯定去脉。”我的回答得到了尊重，可是没有得到认同。是的，十六岁是个只相信自己的年纪。和你一样，他们认为世界应该为他们

而存在,原来就该如此。

可是,许多年长的人们却一直承受着历史变迁的震荡,就连青年歌手也在用别开生面的歌喉,怆然地咏唱、叫喊:“这世界变化快”。然而你,十六岁的新人,从你记事的岁月起,就已生活在一个喧闹的录音机音响的环境里。你有幸乘坐叔父的福特车,仅用两个小时,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趁凌晨的寂静完成了天津到北京全程的奔跑,你获得了一个印象:世界并不大。你在餐桌上直率地问被你母亲请来吃饭、颇为自得的历史学者:“我不想知道你的历史,我只想知道你会不会赚钱?”你母亲立刻显出窘态,客人也为你的不客气感到不自在。可你觉得自己了不起,你切中时弊,敢想敢说。你自信自己的金钱观念无比正确,并再次强调世界本该如此。你不认为世界是变化而来的。

可是事实上,在你童年终结的时代,那个时期的社会还远远不是这样:在70年代末,一位名叫白桦的老诗人曾为“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而奔走疾呼,人们更多地记得他,是因为他的《苦恋》,他曾低下头去,保持沉默;你的父母大约是在二十年前才普遍有机会用自己的手指第一次触动一下录音机的按键;那个时代,几乎所有文艺杂志都在为艺术作品里能不能有爱情而喋喋不休地争论;在你的头脑里充满刘德华、王菲、张国荣、张惠妹、任贤齐的时候,你无法想像,李谷一曾在二十年前为演唱中运用“气声技巧”而艰苦抗争;一位名叫周荫昌的专家把自己的讲座制成音带,向青年人讲解“为什么港台歌曲是黄色的靡靡之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邓丽君的名字很可怕,只因为她曾在台湾表达过“将用歌声征服大陆”的艺术野心;还有一串串与政治风云有关的名字至今埋在长辈们的心中,一经提及,往事如云。

时间在这片土地上迈着一步一趋的脚步缓缓走来，新的困扰一刻不停地出现。你看，几年里金钱变得极为重要。人情越来越廉价，价码却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多地各行其事。可是，这一切骤然的突变在你记事的岁月来到之前已趋于完成。你比那个时代更自由，同时又更不满足，也更混乱。

50年代，整个世界经历了现代人最痛苦剧烈的精神质变：对刚刚结束的残酷的大战的记忆，共产主义的兴起，垮掉的一代，以及普遍的铜臭气息把人们置身于一种困境，世界人民花了很长时间去认识它们，容忍、改造和交流，甚至还学会了坦然地和核武器相处。人们变得更深沉更敏感也更有理解力了，过去迷乱的困惑反而使人们更加心明眼亮。全世界的人们花去相当长的岁月完成了这个转变。而你的祖辈，40年代末期以来，长时间的边境封锁使他们“遗世独立”，与世隔绝，直到1978年他们才刚刚有幸打破死气沉沉的生活，开始向幸福转折。历史给予他们修改错误，改革和迎接挑战的时间又是那样的短促。他们的舞台狭小而被动。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猝不及防，长期的闭关主义使他们丧失了部分应有的天资。在他们的眼里，世界已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越来越难于适应。

可你认为原来不会比现在差多少。你不打算像父母那样关心政治新闻，讨论时势，尽管你有着比他们更加强烈的同情心，但是谁对谁错，你并不想知道。你可以一读再读琼瑶的《我是一片云》，读金庸的《侠客行》，看VCD、CVD，摆弄令人着迷的电脑。这倒不是逃避不理解的事物，更多的只是你不关心那些远离你的故事，你的生活信条不再是斗争，而是幸福。

我在河北省一家宾馆遇见过一个十七岁的南方少年，

他已读完高中,做了打工仔。他可以把福建沿海各个节气出售的各类虾价,津津乐道地叙述并且评价一番。那种精确程度令我瞠目结舌,然而他却不能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是李鹏还是胡锦涛。我起初不无忧虑地望着他,但是后来在我们做成一些小生意之后,我的确为他生意的精明所倾倒,他的热忱的奔忙、精打细算和适度的慷慨感染了我的心。他给我的记忆是美好的,而他的“不完美”,完全是因为他的新信条。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我曾把《尼克松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摘录下来:

美国社会的一般风尚和日益严重的自行其是,对于嘲弄或者抛弃社会行为和两性行为的传统准则,心理学家、教士和家长都为之忧心忡忡。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越轨行为反映了一种富裕病。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美国文化有了真正改变的表现。我觉得,共和党人与其光是哀叹世道之不古,还不如设法去理解它们。

这段话是尼克松针对美国人隔着代沟俯视对面新成长起来的青年时那种严重恐慌的心理而言的。与中国今天的恐慌一样,当时,美国社会在剧变,1964年美国各大学第一次暴乱,性解放的过头和毒品蔓延都使长者们认为新一代带着几分世界末日的气息。然而让我们抬眼看一下,今天坐在总裁办公室里的大亨、市政厅里的要员以及机场候机楼里的外交家,几乎都是从那个动乱的年代走来。他们头上没有圣人的光环,却分明带着世界的朝气。这一切也提醒我们:与其感叹怀古,不如认识崭新的一代。在同一张桌子的边缘坐下去对话,手里握着滚热的咖啡,人们的座椅一样高。

我走访了形形色色的十六岁人之后，获得了一个整体的印象：在这个年纪时，这一批自行其事的少年正感受着源自师长们不理解和不信任所形成的无形的压力。他们认为正是这种压力从根本上妨碍了自己的个性、理想、自由的生活、纯美的爱。十六岁的一切烦恼都来源于这种压力的摧折。

父母的教诲声变得特别噪耳，为此你几次想到离开这个家，永远不再回来。你珍视自己与父母不一样的东西，并不懈地抗争以争取它能合法地存在。行为的独立，伸展自己的腰肢，并为它进一步茁壮而争夺权力。你在向少年时代不停地挥着手，转身靠近青春的门槛，迎面轰轰扑来的是压抑你的气息。独立成长，并为之奋斗。相反的力量便成为你走进青春的第一批敌人。

在很多宽容或溺爱的家庭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感到舒心或无所顾忌；在另外一些家庭，情况却不是这样。你必须不断地以各种理由警告父母——“时间到了”、“我要自己下地了”！但是他们既不像那些无知的父母疏懒于管教子女，又没有西洋家庭中那种脉脉含情的父母的从容。他们紧盯着你，拼命企图得到你的日记，拆开你的信件。他们报着古代坚持用残忍的包办婚约来减少子女青春失误的那种父母之爱，要求知道你的一切。可是你珍视自己的隐私权。你真恨不得如法炮制地拆开母亲的几封信，然后告诉她：“记住你现在的愤怒！这和我愤怒没什么两样。”的确，隐私权，成长的标志。一个女孩子可以为自己的日记本被好友不经心的探看而痛哭失声。十六岁，心灵在日渐丰满，你开始把自己迷乱的星空、羞于启齿的冲动、向往、怒气以及不成熟的思路统统记录下来。直到婚前，日记恐怕是你最好的、

最了解你一切秘密的伙伴。

你没有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在这一点上,父母比老师更令人无法忍受。他们不打算把上大学对于中年生活的益处,用一种显而易见的办法说给你听,或许他们自己也并不清楚读书的真正好处,他们只想以父母的名义强迫你放弃别的兴趣。一位夫人至今对她十六岁时被妈妈劈手夺走手中的《悲惨世界》随即投入火中而记忆犹新,她那时必须为两年以后的高考读烂那几本已经烂熟于心的数理化课本。有很长一段时光,你饭桌上的时间是靠沉默不语的赌气打发掉的。今天的高考已不像 1978 年那样艰苦,50 万的名额竟有 1000 万人投考。今天的竞争只是应届毕业生的事,没有过多的成年人和你较量,本来你可以轻松地应付它。只因为父母过分地要求你把一切精力献给它,你才变得那么讨厌它,那么讨厌读书和考试。

美丽的十六岁呵,一种晶亮的情愫涌动在身体里,就是穿衣服的时候你也会因为轻微的摩擦感到某种震颤。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触使你坐卧不宁,看不下书。你好像总在期盼什么人的出现,只要见到那个人,你就会凭空增添喜悦的力量,觉得快乐充溢在明媚的胸中。你会觉得那些一看到女生来了就会把排球凶猛地扣杀出界的男孩们有趣,也会发现十六岁的女孩子已学会含情脉脉地用眼睛传达声音。无数美丽新奇而神秘未知的幻境夜夜集临。最淘气的同学天天宣布“午间新闻”:李在食堂替梅买饭了;陈总借赵的小说;林上生物课时一共看了严 27 眼呢!而你自己的目光不也总是瞟来瞟去地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吗?为此,你写下无数从未发出的长信。由于你一段时间恍惚的神情,你的父母已经认定这是“早恋”,于是他们和他们所构成的社会舆论再也没

有放过你。

1990年夏天，我在农业大学见到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漂亮、多情、爱读言情小说，在她略略早熟的眼神中可以看到奇异的梦幻。但是两年后她疯了。她的严厉的父母为了阻止她继续追求语文老师，把她一个人强行弄到北京延庆县的一所中学。她曾在大雨滂沱的深夜跑到长安街上，在幻像的精神世界里躲避着魔鬼的追逐。她被发现时正惊恐地躲在公安部大门旁的一只邮筒下面。再后来听说她在发作时有对男性的恶性的纠缠，即便正常的时候，她对那些正常的青年夫妻也怀有一种神经兮兮的病态看法。1996年我在先农坛见到她时，她围坐在一把吉它旁，对爱情话题依旧有着热烈的兴趣。我不得不在简约的和弦中唱了一首她所喜欢的旧歌《玻璃心》：

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
既已破碎了就难以再愈合
就像那支摔破的吉它
再也听不到那原来的音色

她对多年前一切小事的记忆格外的好，可想而知她热爱那些岁月，依旧愿意充当她过去梦寐以求的角色。

我常在想，为什么我们非要用千篇一律的滥调、用那些缺乏人情味儿的手法对待这些情窦初开的人？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一种特殊的态度面对这个富于特殊激情和神经脆弱的女孩子呢？我会常常感到一股《儒林外史》的味道，似乎父母的责任只是为了阻止每一起感情的麻烦，而不是挽留一个快乐的女儿。用疯病的结局取代那起爱情

便使他们在自己的责任面前感到了心安理得。至今他们还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值得的。当我们看《草原小屋》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对那个西部美国佬用他自如的方式向九岁的女儿谈他的“爱情烦恼”的情节感到敬佩，可是几乎没有一对夫妻可以真正合理地对待自己儿子十六岁的爱意。

十年内，别幻想这种普遍存在的紧张关系会有所改变，它不取决于父母能识几个字，读过几本书，看过几部家庭片。而在于文化环境的整体变迁。家庭民主不是学来的，而是滋生于心灵深处的宽容的流露。

你盼望有这样一个父亲，每逢你心神不定，他就拉过一张椅子坐在你身边：“怎么样儿子，谈谈你的看法？”你甚至想像出，他轻轻点燃一支烟，亮光在星夜里一闪一闪。但是你渴望的东西在现实中却恰恰没有，甚至更加背道而驰。碰巧你的班主任也介入进来关心你的心事，而且做得高明，她要你自己拆开自己的信快速念给她听，并对自己既不侵权又能监察的方法颇为自得。他们都在絮絮叨叨地抨击着你的“早恋”。

而“早恋”是一个内涵极不科学的概念。既然已懂得了“恋”，那么怎样可被斥之为“早”？在长期的思想禁锢中，人们对事物丰富的认识淹没在简单的统一标准之中。他们从不经意个体间的差异，几乎一致认同某个年龄之前的爱情理应叫“早恋”。至于你是不是身心已发育到了必需那种情感的满足，他们不屑花时间去研究。

学校，也并不是像教育家们构想的那样，成为为学生排忧解难并纠正父母的错误熏染的机构，反倒成了延续、扩大家庭错误的场所。教师始终如一地强调学生的竞争训练又

为他们的人生抹上另一层阴影。教师没让他们增添社会情趣和从属感，以至于当他们处理职业、友情和爱的问题时，都不觉得这些问题可以用合作和对话的方式加以解决。教师是在“天下为公”的大话下赋予学生们一种纯属个人的生活意义，而智商被当成是他们未来学业成绩的最高标准。

学校和教师阻碍着你想做的一切事情，好点儿的老师罗罗嗦嗦地要“引导”你；讨厌的干脆污蔑训斥你一顿。为了抵御种种烦恼，你做了许多梦：你想有朝一日你自己有了孩子，你肯定是个民主的父亲，或者良母什么的；如果你做了权威，你会宣布清规戒律犯法；你甚至幻想毕业后径自做一个坏警察天天把守在学校门口，专门刁难和你过不去的老师；你想过私奔、自杀以及其他一切消极的方式恐吓父母。

十六岁，总是不欢愉，却总是充满梦想。你对自己有着任性的设计，认为一经实施，便可告成。可是那成功的一天太遥远了，你盼着十七、十八、十九和二十岁的到来，觉得时间过得好慢。你一直在想像自己成为伟大人物的时刻。

十六岁，人人口袋里都有一串串闪闪发光的名字。这个时候你把伟人的长明灯毫无怀疑地接过来，供奉在心中。你崇拜自己的英雄，并成为英雄的捍卫者。你有时会更加爱戴那些与你有类似缺陷的英雄以例证自己也会成功。矮个子犹爱拿破仑；不被理解时想想爱因斯坦刚刚发现相对论时，再想想布鲁诺和伽利略；篮球打得不好，可以让尼克松安慰自己，这位总统从来没有在运动场上感到过身体协调；提到果戈里终身没有改掉手淫的习惯，许多惊惧的男孩子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西塞罗的口吃和马连良的舌头使那么多口腔缺憾者不甘于现状；比昂的歌声鼓舞着大批人。

无以穷尽的烦恼和漫无边际的梦幻交相掩映，叠迭交